

國聞報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歲月三號

本館開設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 每張取錢十大文 外埠按遠近酌加

[illegible]

上諭恭錄
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奏邊疆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李秉衡於鉅野一案事前未能防範追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查始行奏報實屬咎有應得李秉衡著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調任兗沂曹濟道錫昌撤任曹州鎮總兵萬本華曹州府知府邵水照均著革職留任泰西各國傳教載升約章該教士萬里運來中國官民自應如意體恤乃山東鉅野縣竟有盜殺教士二人之案殊堪惋惜除兇犯按律懲辦外准令建立教堂三處在房七處以示朝廷憫念運人至意嗣後張汝梅飭屬實力保護倘再有不逞之徒滋事率意戕賊地方官是問疎之欽此

路探電報

英議員現正具稿請邊事核實後奏英后以登其前當議院開講之時所言印度邊務應責之處也○司單打特報於邊疆商務情形設有多問意求實據○日日新聞報創說甚不以其常年爭戰爲然○孟買瘟疫流行日尤加甚西一月一號

攝上

皇帝書 七續前篇

三曰破把持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一曰抑僥倖之門一曰破把持之局僥倖者自新進而言之也把持者自守舊而言也然而抑僥倖難矣而破把持尤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當奮發有爲之際斷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寬格以待非常之士倘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有意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則養交游誠結若或拜私門行苞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合則受者難之而言者或揭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雖難而易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之中不無君子但使其人不知當世之務不察理勢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爲治者力爭雖刑罰有所不顧其所稱引者動緣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累因循而憚改作故其持論和者常多及其既多則難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其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之胡服騎射可謂英主其持論和者常多及其既多則難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其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之胡服騎射可謂英主其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爲之助而匡輔者少爲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無論紛紛而宋哲亦終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至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其害有不勝俛指者矣夫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慮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自利而已矣國家承平既久則無論爲中爲外舉凡一局一令皆有彼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益眾一朝而云國家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偕亡窮酒擄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爲難矣是故其法彌嚴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則其欲變彌難蓋法之散合與私利之多寡爲止比例而私利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爲正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祇

兵精悍可用每逢試演大閱之期必親自測量使各兵知所法則宜其爲上游所器重也
東南各省新聞

浙江海運各委至單 ○浙江海防本擬大成改折四成解米前日奉到大部飛電咨覆未能核准儲需循照向章札委茲將全單照錄於左○津局 同知姚文桂 通判葉祖異 知州譚從榮 海歸張光鋪田澤深徐曾汪昌熙 按經高春榮愷壽厲存厚 府經吳會濤徐文彬趙世駟陳學芳李兆孫楊厚裕王藻譚嘉玉符大佑出受蘭 縣丞郝炳炳林華余文錢方頤誠陳金聲萬方潤金秉輝王廷城傅鵬麟楊慰曾周大輔杜煥淦李文蘭顏紹張成韶戴式熙盧士鴻潘瑞燮張炳章徐道庚朱光華金嵩年莊仲 府照曹宗達陳永言仇鍾潛王鳳呂懷培朱震勳朱炳朗 巡檢游方剛馬鼎 從九周舜臣奉邦植 典史郭文緯 未入郭朝涸○滬局 同知莊殿華虞鼎 知縣董鳳來支潤彥黃係新張樹德趙驥元顧鴻烈彭順昌 州判陶廷興 府照杆鍾駿吳松源黃傳 府照章聯恩諸暨縣丞李恩棟 會稽縣丞向煦 縣丞費家振宋景祁 署穿山巡檢俞鴻銓 巡檢朱世傑汪義初吳世培陳開和朱咸星 典史黃成升王海謝徵理曹營東 縣丞潘雲興 布經馬家楨 從九費國鈞戴有慶 楊遵會場姚天佑 縣丞劉紹萬 縣丞戎藩 府照李鏡青 外國新聞

泰西報館資本 ○前有友人自倫敦來云歐洲泰晤士報館開銷絕大其所入亦屬不非每禮拜開支需入千磅他如送力送魯故拉夫報每禮拜開支六千磅送依力羅尼苦魯報每禮拜開支亦需六千磅其所開支皆造紙廠澆字廠造墨廠每禮拜需二十五百磅議院錄事費泰晤士報每禮拜一百磅餘報亦需七十五磅至五十磅不等電報費早報每年需費一千二百磅晚報每年需四百磅至三百磅修金泰晤士報每年二千磅餘報每年亦需一千磅論說起草者泰晤士報每年修金一千五百磅筆劃新聞者自六百磅至八百磅為止至泰晤士報登廣告每百字地步需價四先令大約一日所入告白價計三百磅至五百磅其獲利亦厚矣故設立報館非絕大資本不能開張再就英國而論如開在鄉鎮需資本十萬磅開於京都則需二十五萬磅凡初此業者必預備虧蝕二年一年之內開銷均算入資本中計英京報館主筆訪事電報信費一年約開支一萬磅分售虛開支亦如之紙價一年約開支八千磅煤炭自來火修理機器一年約開支一千五百磅計一年總開支二萬三千五百磅以二年內預算虧蝕共計六萬七千磅加之創業預著維持費一萬磅帳簿製造費一萬六千磅再總以上共計入萬九千磅除去各項開銷所剩資本亦屬無多蓋泰西各國報館為國家政事所關幾乎無人不閱創辦之時資本雖鉅日久必得厚利故此業大有各不相下之勢也

有才子過而見之曰何不到院借一象來爲之引路從之至象既至似與客象通語客象大喜於是王象前行客象緊隨入院蓋客象見王象如此肥澤而見之必有樂土可居也 錢新學月報

阿丹島旱災 ○阿丹島中天氣清和夏不酷暑冬不嚴寒常衣單夾惟去歲入夏後久未得雨水源幾竭自來水水池亦多涸馬牛倒斃早晨視寒表升度九十二午時至九十七度半又多暴風以致田禾枯槁焉 譯木司寇新聞報

土希近事 ○土爾其因希臘之事頗籌武備已又君士但丁塔達利海峽通至雅典典爲就水雷並於高埠多置大礮一俟有事即禁各國船隻入峽而希王亦於雅典城外查閱馬步各軍蓋有迎敵之勢云 譯木司寇新聞報

墨國理財 ○墨西哥議院聚議日總統低亞士宣言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至九十七年所進之款約計墨銀五十一兆半較之前歲所入增多一兆總統復言銀價驟然大落殊有關於本國財政政府內務省於明治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查實除臺灣以外計戶數日本戶口 ○日本及人來函云日本全國房屋及人民總數內務省於明治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號查實除臺灣以外計戶數八百萬四千八百四十九戶人口四千二百七十萬八千二百六十四人內男一千一百五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三名女一千一百四十七千二百四十一口內外華族四千二百七十三人土族二百零六萬七千九百七十七人平民四千零六十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人牧養男女三千八百二十六口在監無籍人一千一百八十五人比二十八年十二月底所查計增戶數六萬八千八百八十八戶人口四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名口內男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三名女二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口

本堂招考鐵路學生原定

華俄道勝銀行

實代辦之家專辦客商往來交易存款押款出放官商借款並匯兌通商口岸各票
本行面議可也此佈

上諭恭錄

正月十一日奉 上諭吏部奏處分一摺山東巡撫李秉衡於鉅野一案事前未能防範追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電查哈行奏報實屬咎有應得李秉衡著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請任兗沂曹濟道錫良撤任曹州鎮總兵萬本華曹州府知府邵永祚均著革職留任泰西各國傳教載升約章該教士萬里還來中國官民自應加意體恤乃山東鉅野縣竟有盜殺教士二人之案殊堪惋惜除兇犯按律懲辦外准令建立教堂三處任房七處以示朝廷矜念羣人至意嗣後該省督撫實力保護倘再有不逞之徒滋事肇釁准將

地方官是問陳之鈞此

喀濟電報

英議員現正具稿將邊事移實致奏英后以答其前當議院開講之時所言印度邊務應責之處也○司覃打持報於邊疆事務情形設有多問意欲實察○日日新聞報則說是不以常手爭競為然○孟買蓋及

流亡日尤加甚西二月二日
擬上
皇帝書 七續前篇
三曰破地特之局臣聞國家變法之時其難有二曰仰饒帝之問一曰破地特之局蓋孝者自新進也言

之也把持者自守壘而言之也然而抑僥倖難矣而破把持大難何以知其然也國家富貴發有爲之際豈不能不開功名之門破常格以待非常之士抑僥倖者中無所有也而有意於天子之爵祿於是則養交游談諧者或拜私門行苞苴以規進取雖然進取矣使其人之甚不肖則受者難之而言之或揭其短抑或負乘而敗則必無幸矣故抑之難難而實易也至於把持之局之難破則自古而已然僥倖者皆小人也而把持

持之中不無君子但使其人不知當世之務不察理勢之真則奮其偏見皆可與爲治者力爭雖刑誅有所不顧其所稱引者動緣祖宗之法制賢聖之遺文而人君之所宜法守者也且人情常要因循而憚改作故其持論和荏常多及其既多則難以人君之權有不能與其臣下爭勝者矣趙武靈之胡服駢射可謂英王壯圖然與其臣公叔成諸人任復十餘年間而後得行其意宋王安石之新法雖行之不皆台察道公外效

時不得已之計也乃一時爲之助而匡輔者少爲之攻而排擊者多於是黨議紛淆而宋治亦終不振矣然此猶是君子之把持也其害國如此至於小人之把持則其術尤工而有害有不勝僂指者矣夫抵君子之把持生於智慮之有所不周意見之有所偏激而小人之把持則出於營私目利而已美國家承平既久則黨論爲中爲外風凡一局一令皆有緣法收利之家且法久弊叢則其中之收利者愈益叢一朝而天下國家

欲變某法則必有某與某者所收之利與之倍亡爾酒搆造百端出死力以與言變者爲難矣是故其法彌
微則其變彌不可緩而亦其變之彌不可緩見其欲變爾難蓋法之微否與私利之多寡爲止比例而私利
之多寡又與變之難易爲止比例也夫小人非不知變法之利國也顧不變則通國失其公利變則一己被

